

萍踪侠影

——论唐代小说中的侠

翟志娟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 402160)

摘 要 中唐以后,随着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唐代小说中开始出现了许多侠的身影,这可以说是后世武侠小说的渊源。与前代和后代的侠相比,唐代小说中的侠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性质,他们大多具有独立不羁的人格、坚韧刚毅的性格、神秘莫测的生活、超尘脱俗的武功和超越善恶的性质。

关键词 唐代 小说 侠 人格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中唐以后,藩镇割据。藩镇与中央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的矛盾斗争加剧。各个藩镇纷纷笼络侠客为自己效力。社会环境动荡,游侠之风兴盛。与此相应,小说领域内出现了一大批描写豪侠义士题材的作品,此为后世武侠小说之渊源。然而唐代小说中的侠,却迥然不同于后世小说中的侠客,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独立不羁的人格

唐以前的侠客,往往是“士为知己者死型”。他们大多是刺客,为一人所收买(或以利,或以情),为一人而卖命。为了替雇主报仇,他可以赴汤蹈火,舍死忘生,但却不顾恩主与仇人之间的是非曲直。例如春秋时代的著名刺客专诸、要离、聂政都是如此。

唐代以后的侠客,则沦为清官的爪牙或朝廷的鹰犬。例如明清侠义小说中的侠,大都是如此。只有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具有很强的独立意识。他们很少从属于某一或某一集团,更不会为之卖命。他们中有的是独行侠,天马行空,来去自由。如《剧谈录·潘将军》中的双鬟女子,《原化记·崔慎思》中的妇人,《北梦琐言》中有两篇,《许寂》中的夫妇二人,和《丁秀才》中的丁秀才,宁愿隐迹埋名于深山古寺,也不愿为时所用。有的是某一集团的首领,他们的奋斗目标则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例如《语林·僧侠》中的僧侠,《原化记·车中女子》中的那位“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满头,衣则纨素”的女子,都是其团伙的杰出领袖。即使是效命于某一官员的侠客,也不是依附于雇主,而是轻于去就。例如《传奇·聂隐娘》中的聂隐娘,本来受雇于魏博节度使,奉命去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当她发现刘精明过人时,马上择木而栖,去魏就许,而几年后又离开刘昌裔而去。《甘泽谣·红线》中的红线为潞州节度使薛嵩的青衣,她替主人解决了两镇冲突的难题之后,马上告辞离去。《传奇·昆仑奴》中的摩勒帮主人达成心愿后,被主人出卖。结果一品大员“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摩勒。摩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警若翺翎,疾如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一品不但不能奈何

摩勒,反把自己吓得不得了。害怕摩勒报复,“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

作者对他们这种独立不羁、来去自由的精神状态由衷地欣赏和赞叹。在《嘉兴绳技》中描写一犯人以惊人的绳技成功地越狱,作者赞叹地写道:“其势如鸟,旁飞远扬,望空而去。脱身行陞,在此日焉。”

2 坚韧刚毅的性格

《原化记·崔慎思》和《集异记·贾人妻》中的妇人,都是为了报仇而忍辱负重,辛勤养家,直到报仇以后,才向丈夫说出真情,离开丈夫而去。但是为了割断牵挂,她们走时干脆将孩子杀死。例如《贾人妻》中:

……(王)立开门出送,则已不及矣。方徘徊于庭,遽闻却至,立迎门接候,则曰:“更乳婴儿,以豁离恨。”就抚子,俄而复去,挥手而已。立回灯,寒帐,小儿身首已离矣。

唐人似乎很欣赏这种苦心孤诣的刚毅性格,在《崔慎思》的结尾作者写道:“虽古之侠莫能过焉。”

再如《独异志·侯彝》写万年尉侯彝藏匿国贼,御史对他严刑拷问,他终究不说出罪人在哪里。

御史曰:“贼在汝左右膝盖下。”彝遂揭脚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盖下。”又击之翻示。御史乃以鏊贮烈火,置其腹上。烟蓬勃,左右皆不忍视。彝怒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见曰:“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此?”彝对曰:“贼臣实藏之。然已诺于人,终死不可得。”遂贬之为端州高要尉。侯彝在皇帝面前也不屈服,这样的性格在后世的侠中也不多见。

3 神秘莫测的生活

唐代以后的武侠小说,往往深入侠客的生活环境,详细介绍他们的来龙去脉、人际关系、是非恩怨、行事缘由。唐小说中的侠客则只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式的,目击者只是由于极偶然的机会得以短暂地接触了一次他们的生活。读者通过小说也只能窥见他们神秘生活的一鳞半爪。

例如《车中女子》中的士人,仅因偶然的机会被二人邀入路旁客店,参与该集团的集会,得以见识该集团的年轻首领车中女子。

《僧侠》同样如此。韦生因在途中邂逅一僧,被其强行邀至一寺庙,进入这一黑社会团伙:

(僧)揖韦生就坐,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谒见。”言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蜡。僧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

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锁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跃在梁上，循壁虚蹑，捷若猿獾。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数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

在本篇中，韦生认识了僧侠和他的几位义弟，并见识了飞飞的卓越武功，但对他们的生活仍是一无所知。这是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团伙，他们以何为生，目的是什么，是善是恶，均不得而知。

《酉阳杂俎》中有二篇：《京西店老人》中写一位箍桶老人，真人不露相，只为了教训韦行规的骄傲自大才出手一次，而韦生除了见识了老人高深莫测的剑术外，对老人的一切一无所知；《兰陵老人》同样如此，老人的生活是极度神秘，不可知的。

4 超尘绝俗的武功

后代的武侠小说，往往正儿八经地描写技击格斗，而唐代的小说却没有一篇是这样写的。唐代小说中侠士的武功是超尘绝俗的，从来不会去一招一式地与人比划。

例如《红线》中的红线来去如风，顷刻之间，“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经过五六城”。再如《车中女子》中女子从七八丈深、上开孔仅有尺余大的深坑中救出士人，“耸身腾上，飞出宫城”。《京西店老人》中写老人的剑术，“见空中有雷电相逐，如鞠杖，势渐逼树梢，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

其中，把武功写得最高深莫测的，当属《聂隐娘》中描写妙手空空的一段了。前面写隐娘的武功已是出神入化，然而空空儿更有过之。“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虚空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此人如俊鹤，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聂隐娘正是利用了他这种极度高傲的性格，得以避过灾祸。

正是唐代作家这种非凡的想象力，造就了唐代豪侠这种超尘绝俗的美，使他们显得神秘莫测，卓然不群，高出尘俗之外，迥然不同于后代的侠。这种超尘绝俗的性质不但表现在他们卓越的武功上，更表现在他们那种超越尘俗的善恶观和不同凡俗的思想和见识上。

5 超越善恶的性质

后世武侠小说中的侠，往往是作者极力歌颂的对象。他们仗义行侠、主持正义，锄强扶弱、扶危济困，行为正派，道德高尚，总之是时代正义与理想的化身，可看作是儒家之侠。但唐代小说中的侠却全然不是这样，他们处于道德的灰色地段，很难判定其善恶，可看作是道家之侠。如《僧侠》中的僧侠对韦生自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技若此，非贫道亦不支也。”他本来可能是想对韦家杀人劫财的，但看到韦的武艺，才收回本意。

车中女子令手下潜入禁苑窃物，双鬟女子因与朋辈相戏，偷去权贵家的护宅之宝玉念珠，“勇力过人、且善超越”的田膨郎身属禁军，而窃取唐文宗的希代之宝、德宗朝于阗国所贡的白玉枕，案发后还无事人一样，“膨郎与少年数辈，连臂将入军门，”若不是遭到一高手的偷袭，“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不

可得矣（《剧谈录·田膨郎》）；《三水小牍·李龟寿》中的李龟寿奉卢龙节度使之命去刺杀宰相白敏中，完全不顾政治上的是非；聂隐娘更是一个只管杀人、不管是非的冷血杀手；至于野心勃勃、谋夺天下的虬髯客，则更不能以常人的善恶观来规范了。

作者对他们这种超越善恶的精神境界并不批判，而是崇拜不已。盗侠的形象之所以在此时大为引人注目，就是因为他们能随心所欲地游戏人生，而不受任何限制。作者欣赏的是其“才俊”，这才俊可以使他们无挂无碍，如云游空际，自由自在而又不乏豪迈地消遣人生。

算起来只有《红线》、《冯燕》、《义侠》等少数几篇中的主人公的行为比较符合常规。红线盗取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枕边金合，是为了威慑田承嗣，保两地平安，使“两地保其平安，万人全其性命”，颇有人道主义思想。《冯燕》中的冯燕颇有义气，为救将被冤杀的张婴，他当众承认杀人。但事情说起来却颇不光彩：他与张婴的妻子私通，正好张婴醉酒而回，“妻开门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身踏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这与后代武侠小说中的侠之正气凛然、不近女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义侠》中的侠客奉县官之命去刺杀其恩人，无意中听此人说出县官恩将仇报，于是回去将县官杀死。

关于武侠小说在这一时期兴盛的原因，陈文新先生在《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中这样评价道：“侠士的形象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极致，对侠的兴趣和崇拜，产生于两种心理需要：一是心理上的安全需要。时局动荡，万方多难，身处乱世，随时可能遭遇不测。人们渴望出现那种所向无敌而又富于正义感的英雄，由他们来支撑这倾斜的世界。二是心理上的超越需要。文弱书生，碌碌百姓，太渺小了！但人们又向往那个生龙活虎、气势奔放的人生境界，在想象中设计自己，在展望中超越自己……”

总而言之，唐代小说中的侠，迥然不同与前代和后代的侠。他们独立不羁，来去自由，飘然绳检之外，出入是非之境，于禁苑中窃物，于大牢中劫人，蔑视法令，嘲弄权贵，无视现实社会中的一切法则以及种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以豪宕不羁的人格和奔腾流走的生命力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精神自由之歌。

参考文献

- [1] 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 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0